

台  
德  
穆  
尔

叙  
利  
亚  
人  
的  
精  
神  
家  
园



杨俊

公元前1世纪,在叙利亚沙漠中部的绿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盛极一时的国家。这个国家留给今天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遗址。1979年,该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于这个国家的名字,今天的西方学者依据希腊语称之为“帕尔米拉”,而阿拉伯学者则依据闪族语称其为“台德穆尔”。

今天,台德穆尔已经成为叙利亚的国家名片,原因并不仅仅是这座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为叙利亚带来了不菲的旅游收入,更因为它是叙利亚人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

北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220公里,一路上两侧都是茫茫无际的沙漠与戈壁。偶有几从骆驼刺,在荒无人烟的沙丘上顽强地生长着。就在你乘车已昏昏欲睡的时候,忽然一片海市蜃楼般的石柱拔地而起(见图,杨俊摄)。这里就是台德穆尔,一座占地6平方公里的古城遗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台德穆尔最著名的景观之一——凯旋门。在这座精雕细刻的凯旋门之后,便是1600米长的城市主街。在主街侧面,每隔不远便有一根高达10米的石柱巍然矗立。绵延1600米,750根石柱构成了台德穆尔最具恢宏气势的景观——廊柱大街。这些石柱除了营造雄伟的气势之外,在古代还有两个用途。一是将青石水槽托到高空,形成空中输水系统,即避免城市饮水在地面受到污染,又可以调整落差,合理引导水的流向;二是在石柱的中部放置火把,为城市提供照明,也就是早期的路灯。

凯旋门对面是保留完整的巴勒神庙,神庙建于公元32年,神庙的3座殿堂以U形状分布,围成一座广场,正面有扶墙柱,长方形窗户上方有三角形装饰,15米高的圆柱环绕在神殿四周。

提到台德穆尔,不能不提到扎努比亚女王。在叙利亚,最大面额的钞票为1000叙利亚镑,图案是被尊为国父的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头像。而500叙镑钞票上的图案就是这位扎努比亚女王头像。女王甚至排在了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萨拉丁的前面,因为萨拉丁头像仅仅是被印在200叙镑的钞票上。足见叙利亚人对这位女王之器重。在叙利亚的旅游手册上,你经常会看到在扎努比亚女王的名字后面会有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女王是叙利亚人”。

由于台德穆尔古国地处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而且又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在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寻求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历史。

台德穆尔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属国,台德穆尔国王奥迪纳图斯在与波斯的战争中被暗杀,他的妻子扎努比亚携子继位为女王。扎努比亚生性刚烈,不愿自己的祖国沦为大国的附庸。她趁罗马帝国陷入内乱之时宣布独立。她宣读独立宣言的那座剧场式建筑位于廊柱大街的侧面,至今保留完整。扎努比亚领导的军队与罗马军团交战,先后夺取了今天

国际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日惹特区位于印尼爪哇岛中心,约有300万人口,是爪哇文化的摇篮。

坐落于日惹中心地带的苏丹王宫是日惹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印尼的一个文化坐标。宫墙外面是喧嚣繁华的现代都市,而墙内却仍然保留着“宫里”的那些事儿。宫内,随处可见腰间别着格利斯短剑的侍卫,时而听到悠扬的美兰音乐在宫里缭绕,宫女们每天早午两次向内宫敬茶时与你擦肩而过。侍卫和宫女一律身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服饰,裹着纱笼(一种裙装),姿态优雅。宫外,巴迪克手工作坊、木偶艺人、木雕工匠,几个世纪的传统场景存续如昔,恍若时光倒流。

日惹苏丹王宫已有近250年的历史了,它是由日惹首任苏丹王哈孟古·布沃诺一世设计并建造的。印尼独立后政府允许王室家族继续住在宫内,并允许沿用旧制。日惹现任苏丹、日惹特区省长哈孟古·布沃诺十世就在这里生活、办公。印尼其他地区的苏丹大多只是徒有一个荣誉称号而已,只有日惹苏丹哈孟古·布沃诺十世成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和民选的省长一样掌管着日惹的命运。据说,印尼中央政府之所以允许日惹苏丹兼任省长,让他既享受着苏丹王的待遇,又允许他掌握实权,是因为他的父亲哈孟古·布沃诺九世当年参加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战争,还担任过印尼副总统。哈孟古·布沃诺十世深受当地人爱戴,他是印尼专业余集团党员,今年他还将参加总统大选。

日惹苏丹王宫其实不大,初进宫里,感受到的不是皇家园林的气派,而是一种小院清幽的别致。这里时有乐师演奏加美兰音乐,也有舞者表演爪哇传统舞蹈。“加美兰”在爪哇语中是指以打击乐为主

爪哇岛上的文化坐标

孙天仁



日惹王宫的侍卫们闲暇时愉快地谈天说地。

管克江摄于印尼爪哇

叶落时节  
又逢君

沈大力

埃克斯是法国南方普罗旺斯一座静谧的“水城”,因有百座喷泉而得此美称。上世纪70年代末,我曾经在此夜宿,翌晨赶去马赛,未能一睹名城风貌。现在应邀来这里一所大学讲授“中西文化比较”,很想课余在城里游览一番,尤其要去看看名驰遐迩的“五海豚喷泉”。

“您好!还记得我吗?”我走进教室,一位鬓发已苍的法国妇女迎面走来。“居拉尔小姐!”我惊奇地喊出声来。1964年,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一起教书,中国同事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居拉尔小姐是夏尔·戴高乐将军的侄女,特别受到中方关照。她握着我的手说:“当年,您给我们几个法国年轻教师讲解中国古典诗歌,我至今记忆犹新。听说您到埃克斯讲学,特意前来听课。”

课后,我请居拉尔小姐引导去找“五海豚喷泉”。路过市中心戴高乐广场时,望着广场中心喷泉池上的戴高乐塑像,提起这位已故法国总统为法中建交所起的历史性作用,居拉尔小姐回忆道:“我的父亲和外祖母在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参加抵抗运动。外祖母曾经帮助我堂姐热娜维沃·戴高乐隐藏抵抗运动文件,很受戴高乐将军赞赏,彼此关系亲密,她辞世时,将军亲来我家吊唁。1954年夏天,母亲领我和妹妹去科隆贝双教堂镇戴高乐家串亲,住了两日,我那时才15岁,夏尔叔叔尚未当政。他当着我的面对一位朋友说,法国政府应当特别重视中国。正是受夏尔叔叔的启发,我动了学习汉语的念头,到巴黎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中文系去注册。”

“1958年将军当选总统,在他决策下,1964年法中建交。当时,听李治华先生说中国方面有意聘请法国教师,我立即报名,于当年8月底跟另外几个学中文的同学一起到了北京。行前,我未曾将此事告知夏尔叔叔和伊沃

娜婶婶。是我父母为远在他乡的女儿担心,才请他们通知了法国驻华大使馆。”

“当年咱们在一个教学小组,您跟董纯老师合教一个班的中国学生。”我也追忆道,“记得一次要给学生选讲莫泊桑的《羊脂球》,教学组提出批判其中的‘色情’,您起来反对,说‘色情’是一种美德。我听了十分诧异,心想:太过分了!一个大姑娘怎么会欣赏色情?现在中国开放了,人们才意识到这本是个文化差异问题。”

“听此言,居拉尔小姐大笑起来,说自己那时年轻气盛,如今人到暮年,留下的只是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仍想继续学习汉语……

我们边走边谈,不觉来到米拉波林荫大道。蓝天白云下,秋色甚浓,已到了落叶纷飞的时节,但见一群群少男少女牵手嬉笑而过,为市容增添着勃勃朝气。

“我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同中国教师和学生相处融洽。”居拉尔小姐又追怀往事,“暑假去西安、杭州和上海游览。在上海,听说我是戴高乐将军的侄女,市博物馆馆长亲自出面接待,令我十分感动。按法国驻华使馆基耶赫玛兹将军的建议,我还乘船在扬子江游历,又上了一趟庐山,留下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回国后,我教了几年汉语,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被人挤下了岗,再没有找到工作,只得靠国家补助过日子,生活一直很拮据……”听着她的叙述,我不禁一阵酸楚,心想,她毕竟是

书屋遐想

喻丽清(美国)

美国加州伯克利图书馆为时两年的重建工程总算大功告成,重新开放了。新的图书馆很新,很敞亮,可惜大了点,中文部要上二楼,儿童部设到四楼去了,只有影视部一进门就能看到。由此可知,最受欢迎的地盘在哪儿了。

以前影视部门在地下室,中文影像又旧又少,如今来自中国的几部有名的电视剧,如《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等也都有了。可惜一次只能借三盘,每次去图书馆,头三盘老是借不到。我不知道一次只能看三盘的人怎么受得了“且听下回分解”的煎熬。不过,也有朋友觉得这样才好,不然,有几十集在手边的话,所有生活秩序都会弄乱,除非是片子不好看。我看《雍正王朝》时,每次看到半夜三更,欲罢不能。

想想我们这些作家里头,写长篇小说的最为可恶,写短篇的比较仁慈,写论说文的也不讨人喜欢,写小品的就可爱了许多。因为太不为读者着想的作家,多少有点自恋的倾向,这是我最近看影视剧得出的个人结论。

新图书馆使我想到文明的浩劫之一就是跌进知识的黑洞。愈大的图书馆带给我的压力也愈大。旧金山的图书馆常使我

迷路,中文书在计算机中的目录,常使我摸不着头脑(拼音文字像单向道,一洋化就再也方块不起来)。我有个朋友为了搞清图书馆的运作,只好申请去做义工。我自己常跑图书馆,只是为了避免去书店。每次去书店,几乎每天都有新书出版,前仆后继的,自卑感油然而生,自觉渺无以立足,益发寂寞。但是去图书馆不同,那是一座森林,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不必推挤,躲在里面,静待知音,从不孤独。

几年前到过中国河北的避暑山庄,在那儿看到文津阁,据说那是清朝的四大皇家图书馆(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和文翔阁)之一。文津阁的环境美得像苏杭一带的名园,书在里面犹如退休学者,跟一般大众完全隔绝。那儿的书,有着十足的贵族气,与伯克利图书馆中的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不知道当作家是潜意识中想当贵族呢,还是想挤进图书馆那座书的丛林里与读者玩狩猎的游戏?

走在伯克利街上,手抱几本书,忽然想起四知书屋: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如果我开书屋,我想取名叫“五不知”,除了那四样我不知外,还有一样我也不知:不知足啊!

被善良感动

牛学国

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的亲戚啊,难道不能凭这个大靠山在社会上找到一份至少可以糊口的工作吗?事实上,戴高乐将军律己甚严,从不以权谋私,更不会为自己的亲属谋取任何特权。

那天,在居拉尔小姐的陪伴下,我找到了久慕其名的“五海豚喷泉”,我们在涓涓流水的流淌中静静感受时光的流逝。是啊,从44年前的秋天相识,到今日异国重逢,时节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而往昔中法两国教师共事的岁月仍是那么令人难忘。尔后一个多月里,居拉尔小姐风雨无阻来大学听我讲课,让我暗自钦佩。

现时,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人们学一门外语,往往出于谋职需要或商业动机,居拉尔小姐这般年纪还热心学汉语,她追求的是什么?居拉尔回答了我的疑问,说自己效仿的是李治华先生。李治华先生埋头翻译鲁迅的《故事新编》和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求名利,默默为法中文化交流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还有她崇敬的中文老师,《中国智慧》等书的作者列昂·万德尔麦什,虽然年迈体衰,还不时向她推荐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阅读。

一个多月的讲学结束了。离开埃克斯市前,居拉尔小姐安排我在米拉波林荫大道旁一家咖啡馆同戴高乐将军的侄孙雷米·戴高乐先生见面。雷米是一位律师,也在埃克斯市生活。他穿着朴素,言谈谦逊,全无出身阔门的纨绔子弟做派。整个戴高乐家族都不在社会上谋求特权的生活品行,迥异于美国肯尼迪家族等豪门之后。居拉尔小姐送别我时也说:“我是个卑微的人,无任何奢望。我的堂弟贝尔纳·戴高乐也是‘中国之友’,我们都热切希望法中关系得到改善。”

题图:居拉尔小姐青年时期照片。

旅人心语

